

黄河岸。涝坝乡。一个典型的农家院落。西墙根长着两棵沙枣树,虽不算高大,冠盖却茂盛如云,压弯的枝条上结满了半红半黄的沙枣。两棵沙枣树之间拴着一根小拇指粗的绳子,搭晒着被褥,都是刚拆洗过的。

船工的妻子马银花又收拾房间又打扫庭院,还到杂货店打了半斤散装“老白干”。邻居孙二嫂隔着墙头喊:“银花,是不是‘酒鬼’今天回来了?”

银花抿着嘴一笑,说:“他回不回来也得吃饭,也得过日子。”

孙二嫂好逗笑:“过日子跟过日子不一样,3个月才熬来今天这个好日子,你可别轻饶了船老大!”

银花装作听不懂孙二嫂的话,故意打岔说:“他勤快,闲不住,一到家就自己找活干。”

好几条大木船在码头靠岸抛了锚。离家几个月的船工们归来了,给码头带来平素少有的热闹和欢喜。

船工于化龙披一身黄河风浪,踏着黄河的海声回到家。

他背着沉重的羊皮口袋,口袋里装满了思念,装满了对一家人的关爱;有给老娘买的宁夏中宁县的红枸杞、洪广营的二毛皮坎肩,有给儿子买的兰州的白兰瓜,有给妻子买的真正包头打的银首饰……他买回沿黄河两岸的“五宝”、“六宝”,买回来大半个西北的土特产。

船工高高兴兴很有成就感地迈进了家门。妻子喜形于色,首先接过来的是丈夫平安的笑容。她急忙递给丈夫一条湿毛巾,低声说:“快擦擦汗。”

银花把口袋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抖露出来,吃的用的玩的,摆满了桌子。

船工同妻子笑一笑便走进里屋,一边撩起半截门帘一边喊:“妈,我回来了。你好吧,妈?”

老太太躺在炕上,歪过头看儿子一眼:“你平平安安回来就好。我好看哪,就是老胃病。”

“我带药来了,胃得安。”

“你回来就是药。”

船工把胃得安放在老娘的枕头边上,又从兜里掏出两个火龙果:“这是进口水果,外国产的,就兰州有卖的。”船工蹲在炕沿边,小声地问:“妈,家里一切都好吧?”

老太太思谋一会儿,所答非所问地说:“好,邻居都说你婆姨对我好,她会做给别人看……我好,我好。”

老娘话里有话,船工却无言可答,只吞吞吐吐地“哼”了一声,便退出屋来。他走到庭院里,见院子收拾得又规整又干净,羊栏里新换了垫圈土,手压水井砌了水泥池子,厕所新安了木板门,粪坑加了盖,还从正房接过来一盏电灯,院子里原来的坑坑洼洼垫得平展展,窗户擦得像没镶玻璃,透明晶亮,几挂红红的辣椒和紫皮大蒜整齐地吊在屋檐下,窗台上摆着一溜半红的南瓜,房顶上晒着过吃的干菜,有豆角、茄子、茭瓜条、萝卜片……船工看了这一切,不由得心生敬意:“她又当女人又当男人,真不容易,难怪

人家说,我找了个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好婆姨。”

儿子小龙放学了,路过村口就听说爸爸已经归来,一路小跑,没进院就一声接一声地喊:“爸爸、爸爸……”见到爸爸后,跑过去搂住脖子,“爸爸,小龙想你,给我买白兰瓜没?”

“买了。你要的东西爸都买了。”

“你是全涝坝乡最好的爸爸。”

“你呢,学习成绩?”

“我不是班上最好的,32个同学,排中间。”

“体育及格没?”

“优。”

“好小子。”船工把小龙搂在怀里,亲昵地脸贴着脸。

“你胡子扎人。”

“啊,对不起。”他把嘴凑近儿子的耳朵,悄悄问:“告诉爸爸,你妈对谁好?”

小龙想也没想:“对奶奶好。”

“对小龙不好吗?”

“第一是奶奶,第二是小龙。”

“第三呢?”

“第三……”小龙想了一会儿,“第三是爸爸。”

船工原本是喜洋洋地回到家里,在老娘那儿听到的是害怕听到的,在儿子这儿听到的又完全相反。他心里七上八下,娘的话,儿子的话,到底谁的话更可信?按说船工该是心中有数的,可不知道为什么,他像喝多了“老白干”,心里明白,舌头就是打不过弯儿。

夜深了,船工和银花似乎都没有睡意。银花给丈夫烧了一锅温水,倒在吊罐里,让他洗去这多天的征尘劳累。

她给他搓背,搓着一块块隆起的肌肉,搓着搓着就变成了抚摸,那些裸露在太阳下的肌肉,黑里透着紫红,那颜色就像熟透的枣子;那些常年藏在衣服里面的部位,像褪了毛的鸭子,白白胖胖的。她忍不住地轻轻拍了几下。

银花隐隐地觉着丈夫像有什么心事,跟他说什么都心不在焉,而且总是她在寻找话题。他呢,什么也不说,什么也不问,不像离家3个月刚回来的人。

船工哪是没有话说,只是有些话难以启齿。听老娘的口气,像似银花不甚孝顺,对儿媳有气;可儿子小龙却说他妈对奶奶最好。看看家里的一切,屋里屋外,很像个过日子人家,他又明显地感觉到了妻子在家的勤劳和辛苦。

“你出船3个月,比一年还长……”她又在寻找话题。

“那是咋话?”

“咋话?人想人日子沉,日头走的慢。”

船工相信银花说的是真心话,本想把她接过来亲几口,可是一想起娘白天说的那句话,心里就有些不自在,嘴里说出的话也让人不舒服:“想我?想我就好好扶持咱妈。”

听话音,银花从丈夫的话里听出几分情况来,一定是小龙他奶奶跟儿子说了什么。银



花装作啥也没听出来,很冷静地说:“咱妈挺好的,就是有时候胃疼,我给她买了胃得安,她说就是假药,不顶用。说你买的吃了就见效。”其实老太太说的比银花学的要吃苦耐劳多了,像什么“你图省钱给我买假药”呀,“吃了你买的药比不吃还疼”呀,反正都是些让人听了心冷的话。

“妈年纪大了,”他以一种动听的口吻对银花说,“有时像老小孩,说话不周全,我们晚辈人不要计较,担待担待。”

“咱妈不糊涂。你常年不在家,她身子好时,什么都帮我做。你放心,妈不难为我。”银花深情地看着丈夫,目光里饱含着一种期待……

他们躺在炕上时鸡已经叫过了头遍。船工是个孝顺儿子。他7岁时死了爹,娘怕儿子受气,说什么都不改嫁。那些年光景艰难,吃不饱穿不暖,他娘自己吃野菜,省下粮食让儿子吃饱。母子两个形影不离,相依为命。船工深知娘的艰辛,念完高小到码头找活做,跑船挣钱多,16岁便跟着大船做搬运。待他到了该找对象的年龄时,他要求对方的第一个条件就是“孝顺我妈”。

银花过门以后,婆媳之间大体上相安无事,只是老太太有时感到心里空落落的,总觉得儿子不像以前那么依恋娘了,仿佛银花把只属于娘一个人的儿子夺走了。其实婆媳不睦是个社

会问题,女儿再不好,母亲也觉得亲,儿媳再好,婆婆也认为是外人。婆媳不和,最难受的是夹在中间的儿子,母亲媳妇双方都向儿子告状,施加压力。儿子如果顺着告状的一方说,那只会加深双方的隔膜和仇视,如果给告状一方做点解释或劝说,就会是:母亲说儿子偏护媳妇,娶了媳妇忘了娘;而媳妇又会说丈夫心里只装着娘。银花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,她知道夹在中间的丈夫不容易,尤其他一年到头多在河上跑船,风里来浪里去,又辛苦又危险,她体贴他也体贴他,不论自己受了多大委屈,从不向丈夫诉苦,更不告状,不忍心让丈夫在中间受夹板气。这一点船工感受到了,也知道银花心里有苦处不说,很感激她。可是他是个孝子,娘纵有一百个不是也不肯说一个不字。特别是听娘说银花有什么毛病时,即使他感觉到银花是冤枉的,但感情上总要埋怨她做的不周到。在这时候,他一般是不敢跟银花太亲近,怕给娘“火上浇油”,更怕娘日后拿银花撒气。

这天夜里,船工没有跟银花盖一床被,他和银花中间隔着一个小龙,其实小龙早就睡着了。银花是个很腼腆的女人,内心的激情从不外露,对于男女之间的事情,即使是情感上十分渴望,也不愿主动表示出来,连一点暗示也不愿表现出来。

这晚上船工的脑子一直很乱,还时不时地听里屋老娘有什么动静没。有一次也是他跑船回来,老娘夜里咳嗽了几声,他睡着了没听见,第二天老娘把他叫到里屋,劈头盖脸地数落一通:“我得急病死了你也听不着”,“就知道跟婆姨亲,心里没有娘了”。船工一个劲地赔笑脸,只解释睡着了,却不敢反驳半句。

银花想起孙二嫂白天说的那句话,心里顿时有些异样的感觉。她才34岁,不老不小,丈夫一走就是几个月,见了面亲亲热热,本是夫妻之间的常情。她内心斗争了好一会儿,终于拿出最大的勇气,要越过儿子小龙……可就在此时,丈夫说:“银花,你也有娘,对谁人不可太较真儿,我不可能是石头缝里生的,谁让你嫁给我了?”

一句话把银花说得透心凉,什么情绪也没有了。她本来有一肚子话要对丈夫诉说,“我较真了吗?许多事情我都瞒着你,宁肯把泪水咽在肚子里,也不叫你在中间犯难……你在外面是很苦,我在家里就容易吗?上有老下有小,我跟军人家属差不多,一半是女人,一半是男人,里里外外全靠我一个人……你要强,我也要强,宁肯身受苦,不让脸受热。虽然你一年在家待不了几天,可咱家哪一样过得不如别人?”这些话都是银花在心里说的。真正说出口的却是:

“你的妈就是我的妈,比待我亲妈还细心。女人体谅老人,老人也得体谅儿女呀!”这要算银花回敬的最不客气的話了。

船工听见里屋老娘咳嗽了一声,再没敢吭声,静静地听了会儿,娘不再咳嗽了,提着一颗心才算落下了。

船工对娘一味的迁就,让银花觉得很苦

恼。夫妻生活像人的生命一样,有呼也有吸,夫妻感情要靠双方彼此的“呼”与“吸”来滋养,夫妻之间若没有这些微妙而又美妙的感情来维系,可能就没有了生机和激情。银花的感情因种种原因,十有八九得不到丈夫的回应,她又不愿以“抗议”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委屈和失望。这就使她独自忍受了许多无法告人的情感折磨。

船工每次回家都很短暂,家跟客店差不多。从相逢的第一分钟起,银花就做好了再一次离别的准备。

立秋了,河风开始长满尖利的牙齿,咬船工们的皮肤是不留情的。银花起个大早,蹬两个多小时自行车去赶集。在集上,银花买了8斤上好的棉花,准备给丈夫缝一床又厚又暖的棉被;买了一把黄烟,买了4节1号电池,买了5枚纽扣,买了两包“创可贴”、一盒“速效感冒片”……她像一阵风似的,横扫了集市的每个角落。一位认识她的老婆婆说:“瞧人家小龙娘多贤惠,船老大是哪辈子修来的福?”

银花家门敞着,船工正在淘米做饭。

邻居孙二嫂人没到声先到了:“银花,你要的宝贝买来了。”她推门进屋,见船工下了厨房,准知道银花不在家,她在家从来不让丈夫上灶。“大兄弟在呀,今天太阳从哪边出来,男子汉也下了厨房?”

“小龙娘赶集去了。”船工尴尬地一笑。

“这是我们那口子从省城带来的‘胃热宝’。小龙娘看电视广告上说,胃热宝专治胃寒胃痛,可方便了,插上电就热,放在心口窝暖胃,几个小时也不凉,让我们那口子给大娘带一个。”她说着便把“胃热宝”递给船工,“这是找回的钱,40元花了32元,还剩8元。”

船工接过“胃热宝”掂了掂,沉甸甸的。不知道为什么,他心里突然涌上一阵酸楚,眼泪也在眼眶里乱滚……

船工临下河那天,银花到杂货店买了半斤花生米、4个松花蛋,还有一瓶瓶红红的枸杞酒,又用自家鸡下的蛋,煮了20个茶叶蛋。吃饭时她深情地坐在丈夫对面,给他斟酒,给婆婆挟菜,慢声细语地说:

“别惦念家,妈待我像亲女儿,有啥说啥;我待妈也像亲妈,妈说深了浅了都是对我好,不见外。你在外面安心跑船,平平安安就是我们娘儿俩最大的福气。”

婆婆也说:“银花懂事,我是刀子嘴豆腐心,我们娘儿俩没红过脸。”

船工已经有几分醉意了:“我在外,只牵挂家里,妈高兴了,满天的云彩全散了。”

银花打趣地说:“又说醉话了。”她给丈夫又斟一盅酒,不怒而威地说,“喝了这盅酒,上船就不许再喝了。”

船工爽朗朗地答应:“记住了,记住了。我向毛主席保证!”

船工、银花两口子对视着,会心地笑了。

插图:孟浩强

## 恐慌

□郝 炜

开始时,那只猫只是在门外徘徊,没有谁注意它。王国正夫妻俩正在看电视,准确说是妻子杨丽在看电视,王国正躺在沙发上看书。那只猫徘徊了一会儿,后来弱弱地叫了一声,它好像在试探,叫得不怎么理直气壮。但是,屋里的两个人还是听出了它声音中的无助和凄凉。杨丽走到了窗前去。他们住的是一楼,外面已经漆黑,在灯光的映照下,她看到那只猫蹲在落地窗前的台阶上。那只猫是灰色的,不怎么好看,它没有怕人的意思,而是瞪着一双求助的眼睛再次地叫了一声,这一声令人心碎。

杨丽说,这猫,怎么叫得这么可怜?

王国正躺在沙发上说,猫嘛,叫声就是这样。

杨丽说,你过来,这猫好像是一只流浪猫。

王国正摺下书,起身走到窗前,在他的眼中,那只猫的确像一只流浪猫,好像好些日子没吃东西了。它精瘦,肚子明显塌陷。王国正说,给它一个包子吧?它是饿了。

杨丽疑惑地说,它吃包子吗?是不是吃米饭啊?

两个人都没有养宠物的经验。杨丽从小就怕猫狗,她出去市场和散步都躲着小猫小狗,拐带得王国正也不喜欢。

王国正说,管它呢,给它一个包子算了。

杨丽说,我不敢喂,你去喂吧。

王国正拖拉拖拉地走到厨房,从盖帘上拿了一个包子。包子是芹菜肉馅儿的,还有七八个,这是王国正爱吃的馅儿,晚上包的。王国正又拖拉拖拉地走到窗前,他打开通往院里的门,那个猫还是没有走,定定地瞅着王国正手里的包子,又弱弱地叫了一声,就是这声叫唤,使王国正心里一颤。

这猫,他想。

他把包子丢给了猫。猫先还试探一下,用它那可爱的嘴去触碰那只包子,后来就迫不及待地啃了起来。它好像不怎么熟悉这种食物,吃得毫无章法,很费力地咬开皮儿,先吃馅儿。吃得很快很狠,好像饿了。王国正看它狼吞虎咽的样子,担心它噎着,连忙端了盆水放在它的跟前,还怕惊着它。猫吃得全神贯注,大口大口地吃,根本就没注意他。其实猫的大口有多大呢?它只是吃的频率比较快罢了。不一会儿,那个包子就什么都不剩了。

杨丽一直趴在落地窗前看,目睹着整个过程,她惊讶地说:这小家伙,真能造。

这时候,王国正已经回屋,重新拿起书,倒在沙发上。他找不到了刚才的页码。

杨丽还在那儿望,猫着腰,很关注的样子。王国正说,还没走吗?

杨丽说,没走,正在喝水呢。渴了 喝得咕咚咕咚的。

王国正和杨丽再次心疼得够呛。

这一夜,他们把孙子带回了家。儿媳也跟着住下。小孙子睡熟了之后,两个人便长吁短叹,他们忽然想起了那只可怜、现在已经变得可怕的流浪猫。他们想,我们对你这么好,你居然恩将仇报?

王国正还有些理智,后来说,不会是那只猫吧?

杨丽说,儿媳妇说是灰的。

王国正说,灰的也不见得就是那只猫。

杨丽说,就是就是,你怎么还护着它呢?

王国正摊着手说,我怎么护着了?

他们把儿媳妇叫起来,再次论证那只猫。你确定那只猫是灰色的吗?杨丽首先发问。

儿媳妇睡眼惺忪地说,我也没在场,都是楼下邻居们说的。他们说是一只灰色的流浪猫。

杨丽埋怨说,你看看你,把孩子自己放外面,怎么这么粗心,我们那时候……

王国正打断杨丽的话说,人家的孩子,人家怎么能不精心?

高红鹰委屈地说:那天,大宝本来还要去学钢琴,正好老林家孩子也在楼下玩,我寻思让他们在一块儿玩玩,哪成想……

儿媳妇噤泣起来。

老两口无语,反而开始安慰高红鹰,是啊,现在的孩子挺辛苦的,儿媳妇也挺辛苦的,弄个星期日竟要跑三个班,十几岁的孩子整天不得空闲。

儿媳妇睡下之后,他们久久不能入睡。

数天以后的一个傍晚,王国正和杨丽去儿子住的小区看孙子,正碰上楼下的王大娘,就唠起了那件蹊跷事儿。

杨丽问:大娘,你看清那只猫的颜色了吗?

王大娘说:那只猫?哦,不是白色的吗?

王国正在旁边心里又咯噔一下,随口问:白色不是灰色的啊?

王大娘说,谁说是灰色的了?明明是白色的嘛。

老两口一愣,随即上楼。

儿子、儿媳、孙子都在家,正在吃饭。见父母过来,儿子王秋白和儿媳妇连忙让座,儿媳妇还嗔怪地埋怨为什么不打一个电话来。老两口说散步经过这里,已经吃过了。

小孙子挺好,对爷爷奶奶挺热情,看来那件事儿没给他带来什么影响。

杨丽涨了张口想说那件事儿,王国正捅了捅她不要让她说。儿子看出了蹊跷,对杨丽说,妈,你有事儿咋的?

杨丽望着王国正,她反而不知该说不该说了。王国正说,没事儿,没事儿。我们就是出来走走。他们坐了一会儿,很无聊,就走了出来。

外面皓月当空,藏蓝色的天空上有几颗星星,最亮的还是猎户星座的那三颗星。

杨丽说,你为什么不让我问呢?

王国正说,问有什么用呢?

杨丽说,我就是要证实一下。

王国正说,证实什么?还不是我们心里有鬼。

杨丽不说话了。

她抬头望了望天空,突然一指天空说,看,流星!王国正跟着看过去,却什么也没看见。

杨丽埋怨着说,我让你看时你不看。

王国正想,不会这么快吧?难道是我真的老了?

## 三贵当村长

□刘椿山

三贵从来都没想过要当村长。三贵没有文化,当村长是需要文化的。可是换届选举的时候,村里人都投票选他当村长。

选举大会结束后,老村长要和三贵握手。三贵没敢把手伸出去。老村长的手很嫩,三贵的手干裂得跟松树皮似的,他怕把老村长的手握疼了。三贵冲老村长“嘿嘿”一笑,不好意思地说,我这双手实在是伸不出来。老村长缩回了手,语气怪怪地说,三贵,先前你不是说过,要是你当村长的话,一定把公路修到每家每户,这下就看你的了。

三贵是那样说过,不过那是气话。那天下大雨,他去镇上给上大学儿子汇款,当他走到一个叫手板岩的地方时,脚下一滑,重重地从悬崖上摔了下去,幸亏下面有一大丛荆棘将他拦住了,才幸免于死,不过还是落下了终身残疾,一条腿给摔瘸了。在草药医生给他上药的时候,他一边呻吟,一边骂老村长无能,诅咒发誓地说,要是他当村长的话,一定要把公路修到村里来。不想这话后来传到了老村长耳朵里。

听了老村长的话,三贵豁出去了。他决心把公路修通,带领全村人民发家致富。但修公路得有钱才行,当三贵挨家挨户去商量如何集资修公路的时候,大伙儿都说没有钱,只有劳力。没钱修什么路?三贵又去找乡长,可是刚开口说钱,乡长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

没有资金是修不成路的,再大的雄心壮志也是徒劳,三贵无比沮丧地回到了村里。自从他当上村长以后,整天都在焦头烂额中度过,几乎每天晚上做梦都会梦见一条平整的公路从山外一直通到山里。

暑假,三贵的儿子从学校回来,吃饭的时候,三贵将他如何当选为村长,如何找钱修公路的事全都告诉了儿子。三贵的儿子决定帮三贵一把,并且很快在心里拿定了主意。

暑假期间三贵儿子整天拿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相机,山上山下的拍个不停。为了帮助三贵修路,三贵儿子提前回到了学校,走的时候他将自己勤工俭学挣来的一部手机留给了三贵,说今后有事好联系。

三贵的儿子回学校后,将他拍的照片全部发到了网上,并把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和三贵想为乡亲修通公路的事写在了上面。照片贴上去不久,一个由富人组成的驴友团亲自去了三贵他们村考察,当得知这不是一个骗局之后,他们又发动网友为三贵他们村捐款集资。后来在这个驴友团的帮助下,三贵儿子为三贵筹集到了二十几万元的修路款。

有了钱,公路很快便开工了。就在公路修到一半的时候,乡长突然找到三贵,转弯抹角地说了半天,三贵才算明白,原来乡长的意思是,三贵没有文化,不适合当村长,所以希望三贵将村里的公章和修路的钱交出来,由乡政府代管。

听乡长这一说,三贵丢下手中的工具,一路小跑去家里将村里的公章拿来交给了乡长。乡长正要问修路的钱,三贵却抢先发话了,他说,乡长,公章可以交给你,但这修路的钱凭啥什么要交给乡政府代管?我不识字,但我懂理呀,乡长没想到三贵会这样问他,脸红筋胀的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后来,乡政府把三贵的村长职务免了,理由是三贵这个村长不会说话,语言表达能力差。为这事,村里一些人要去找乡政府论理,可三贵“嘿嘿”一笑说,当村长有什么好嘛,修路才是硬道理。

新天